

封邱縣志

卷八

封邱縣志卷八

藝文

傳類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於蟲牢左傳

魯成公五年

冬十有二月己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

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左傳

魯昭

公十

三年



將及矣爲此役也乎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密從之未  
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於平

左傳

魯公十三年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  
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狗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  
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  
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爲辭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

晉成虜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  
 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微會  
 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於平邱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  
 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  
 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  
 使屠伯饋叔向羨與一篋錦曰諸侯專晉未敢攜貳  
 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叔向受羨及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

復施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  
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  
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  
勿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  
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  
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向  
敵之有牛雖瘠積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  
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  
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甲戌同盟於平邱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

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而曰諸侯有問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旃壬申

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  
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藝貢事禮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左傳

魯哀公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  
及邾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  
事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  
屬徒立于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  
謳陽起于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  
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

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于  
產爭承日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馬之制  
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  
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  
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  
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倫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

伯矣敝邑將改職言只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二千隻賦  
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  
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  
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  
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  
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  
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尚書黃公傳

大梁李夢陽

提學  
副使

其黨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  
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  
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日肉  
長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  
不恐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  
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王  
帛不同故徹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

右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  
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颺發正  
色山立卽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  
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卽中時人業以硬黃目  
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察事之卽猶堂官也  
亦才職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常  
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  
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  
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  
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

尚書黃公者封邱人也名綬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邱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  
黃公初明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沆州已又  
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沆州封邱洛皆有黃氏乃後秀  
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慶於是  
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後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  
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  
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  
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  
郎郎中出為四川叅議叅政進右右政使轉湖廣左

而鬪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鬪擄移近省墜左使  
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羨餘克之  
又勢豪馬快船積萬安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  
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  
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  
奸眠食共之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  
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  
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二年六推康  
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  
之命首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

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  
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  
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跡使醋  
堊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  
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  
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  
官糧巨萬數王爲之寤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  
然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  
解印綬走爲右使秦開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  
者哨衆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於煩苛宜少寬養

議及政績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秦同艾號精

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

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惴惴太宗北往全盛

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營

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畧似馬周吁喻一德

密畫顯斷萬機積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

原河州單縣封印巍然蓋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

事斧斷小細薄畜帷幄伎幸請劔必極使見之者畏

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實足動之哉然較之天應

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宏治由

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鏗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  
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造  
政爲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  
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文宋月  
三會詔毀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  
懽悅無不願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  
傍者公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改掌憲院  
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  
懃直崖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引年  
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